

个体命运与时代叙事的非虚构边界

——浅议《困在时间里的救赎》中痛感与救赎的逻辑关系

□ 邹安超

痛感与触碰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是李燕燕新近出炉的非虚构作品，作品延续了李燕燕一贯的创作理念，以个体命运的“小切口”折射时代叙事的“大逻辑”。

与李燕燕过去的作品一样，这些“非宏大叙事”的选题具有共同的属性，便是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引发全社会关心关怀关爱生命。且通过细致的观察，形象生动的描写，以极具故事性和真实感的书写，挖掘人性深度与社会隐疾，展现人性光辉与时代命运的交织，激发起社会的共知感与认同感。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通过三个篇章“痕迹”“挣扎”“留住”，讲述了刘菲的祖祖（太祖母）、刘菲的妈妈王阿姨、陈尚南、杨苗苗的母亲赵婆婆、刘敏的父亲等多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与家人在面疾病时的艰难抉择及奋力抗争。尤其灵动深刻地描绘了患者在记忆衰退和失能过程中的无法承受、痛苦、不甘、绝望的心理状态，他们想有尊严却无能为力去拼命挣扎的生活现状，以及家属在陪护、照顾过程中的压抑、矛盾、纠结、辛酸与无奈的实景扫描。李燕燕用平实而真挚的语言、细腻的笔触，将复杂的医学知识与人文关怀揉捏成文学场景，使文本兼具科普价值，又富含情感深度，成就为个体命运与时代叙事的当代文学表达。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可以说是李燕燕又一个关注医学与民生等社会问题的时代叙事华章。

她通过田野调查与文学叙事的结合，构建出一个时间跨度四十年、家人与患者共同抗争阿尔茨海默病的心路历程，当中包括刘菲一家四代人同此病抗争的悲凉情景。作品设置无数场面，以小故事小场景的方式展开描写和讲述，娓娓如涓涓细流，悲情流淌如沧海桑田，直戳痛点，直击人心，直面人性，张力无限，叙事场域宏大宽广，既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微观记录，也有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未知领域的宏观解构。

当前，全球每三秒钟就有一位老人“被时间困住”，身陷认知的泥潭。如文本中刘菲的母亲王阿姨，刚五十岁出头，本是职场中坚力量的她，却连最基本的工作技能也不记得了，成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在14亿中国人中，现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病患年龄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他们本该在享受天伦之时，却因病痛的折磨，要么失忆，要么失能，要么失去情感……过着行尸走肉般糊涂、痴呆、癫狂、瘫痪的生活。一个病患，必须有一个以上的亲人陪护，拖累的不仅是患者本人，还有患者亲人及周边的群体，那么，有可能生出更庞大的人群。不仅如此，近年国内还发现一位19岁的病例……由此可见，阿尔茨海默病有扩展化、年轻化的趋向，它成了威胁国人的

生命健康的一大杀手，这无疑是给国人，给社会乃至医学界提出一个更严峻、更凶险、更不可控的难题和社会课题。

几十年来，国人不识“阿尔茨海默病”，“这种以阿尔茨海默医生名字命名的好发于老年人群中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到2024年有国内最顶尖医疗科研团队，采用现代高科技算法，发现了预测未来痴呆风险的标志物，可实现提前十五年预测痴呆发病风险……这一过程艰难又漫长，辛酸又微带曙光。四十年的时光虽然已走远，但人类攻克阿尔茨海默病的进程却踌躇不前。在科技和医疗如此发达的今天，病因仍未解之谜，让1000万的国民经受病痛的折磨，让陪伴他们的无数家人在漫漫长夜中望眼欲穿地期盼，艰难地爬涉，不知尽头和终点，这何其不是人类的痛，社会的痛？

文本中多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平凡且微小，作者李燕燕在关注这样的个体时，也是在关注我国一千万与他们同命运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千万与十四亿人口相比，数量不多么多，比重不那么大，但十四亿正是由无数个一千万组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代表群体。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特色又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由此看出，李燕燕怀有一颗悲悯的心及宏阔的胸怀，以微观解剖的方式来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此折射出关注这个时代，关注医学发展，进而关注与自己命运紧密相连的社会的发展。

这种由此（个体命运）及彼（社会现象）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正是非虚构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李燕燕文本提供给读者及社会的价值所在。

命运与枷锁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在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与家人的日常生活时，用了叙事性极强的纪实描写手法，仿佛就如平常人家在照顾病人的饮食起居，问医寻药一般，真实又贴近。

病人的挣扎，家人的挽留，尽管作品中用很平实自然的语言在讲述，但痛感犹之欲出。杨苗苗在一个明媚的日子去看母亲赵婆婆时，阳光很好，屋里安静，按理这是岁月静好的局面，现实却是“赵婆婆睡着了。她很安静，呼吸也很均匀，只是，杨苗苗分明看见了她的眼角流出的泪”。

刘菲带母亲看医生时，被确诊后那种心理描写，不可置信、纠结、不甘、难过以至到绝望的心态。当她问医生母亲是不是会脑萎缩时，“脑萎缩是不可逆的。”医生回答了刘菲最关心的问题。这让她脑海中突然冒出多年前祖祖夜半三更常常叫唤“杀人了！放火了！……”那种“狼来了”的画面和感受，立即觉得心里有了块

硕大的石头，命运的枷锁此刻穿越时空的多维画面呈现自己面前，她再次感受到祖父祖母因多年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祖祖累得腰身佝偻、精疲力竭的形象，一下感到未来的路好漫长，好漫长……

又如，在写杨苗苗母亲赵婆婆患有此病后，也因经常狂燥到几乎疯癫的景地，惊扰到杨苗苗儿子复习考研，致他抑郁。几经折腾，才租到离杨苗苗家六百米远的一处小房子，但问题又出现，请保姆时，波折也不断。“照顾老年痴呆的保姆费很贵，基本要占用杨苗苗80%的工资收入，还要保证日常的营养和水果费用等等”感觉就在写家里的人，家里的事，亲切又辛酸，温情又无奈，体谅、理解、痛楚伴随而致。文中很多的苦楚，都通过细节描写展示得淋漓尽致，让读者一下有了共情，心跟着揪起来，感觉到很沉重很沉重。

阿尔茨海默病主要症状是失忆，遗忘熟悉的人与事，常常连亲人也不认识，除此，淡漠、失能、失禁、疯癫、抓狂、躁动也是病患通常有的症状。

在写陈向东夫妇悉心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妹妹陈向南时，她因丈夫离世，唯一的儿子离家出走，“她曾经每天像祥林嫂一样念叨儿子，悔恨自己把他逼得太紧，把他逼走了。”她应是悲伤又落寞的。但，“清明节，陈向南无所谓；儿子有消息了，她甚至连头都没转过来看他一下，更是没有半点语言回应。她还是无所谓……”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还通过个体命运的时空描述，挖掘人性深度与社会隐疾。与她众多的作品系一样，无论是写法制故事，还是关注民生，关怀生命，语言自然晶莹透彻，有如露珠般，传达芬芳的言外之意，诉说生命的奇迹，表达人们珍惜生命，珍爱生命的人性光辉。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中以阿尔茨海默病为棱镜，将个体认知的不甘（抗病）与社会记忆的无奈（目前无良药可治）进行双重曝光。不同于传统疾病书写的悲情叙事，这部作品通过刘氏家族四代人对抗遗忘的辛酸历程，以及其他几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家人抗病过程的艰难，构建了一座横跨计划经济到数字时代的记忆博物馆——在这里，褪色的粮票与智能手机健康监测数据共存，乡镇卫生院诊断书与蛋白质组学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话，个体的病理性失忆与社会的认知性失忆形成残酷互文。这种将神经退行性疾病置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时空坐标的宏大叙事，恰与“在个体创口中寻找历史断层”的创作观深度契合。

“无法找到病因，又无药可治”其痛苦与挣扎，病患在承受，家庭在承受，整个社会也在承受！

“我盼着父亲早点走，没有痛苦地死去。你说，他这样的生活质量，就算活上一百岁……”如此，当患者亲人说出这样的话语，你会不会遣责，

有没有觉得他是人性的泯灭，良心的丧失？

范式与突破

在写作中，李燕燕有其独创性的技法。尤其是将政府红头文件、资料、笔录与文学描写并置，与文学想象互渗方式，产生一种为之一振的陌生感，这种写作手法，让人脑海中一下浮现出惯常的报告文学档案性叙事的局限。

如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的文件与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等等文件，作品中也有大篇幅摘录，这些官方化用语与民间民营企业刘家令坤计划筹建一个老年慢性病护理机构，主要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护理和照料互为补充，既有文学式样上的照应，也有精神内核的助力。对应和互渗，这种文本拼贴产生布萊希特式的疏离效果，促使读者反思制度话语与生活现实的割裂。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通过精妙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传统非虚构写作范式的超越。它既不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追求事件全景，也区别于国内很多报告文学用政策阐释导向，而是开创了“微观史”与“社会病理学”结合的独特路径。真正的时代叙事不应是碾压个体命运的铁幕，而应成为照见万千生命褶皱的棱镜。

当非虚构写作既保持对社会病灶的解剖勇气，又不失对人性微光的温暖凝视，它便完成了最高级的叙事伦理——在记录苦难的同时，永远为希望保留种子。

方言滋养了文学。在文中，李燕燕对方言的运用超越简单的“地域色彩”营造，而是将其升华为文本趣味与真实自然的武器，提升出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语言政治学的自觉，使非虚构写作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保存载体。她用方言对话还原市井烟火气，以档案文献拼贴历史断层，使文本在纪实性与文学性之间达成微妙平衡。如对刘敏父亲的描写：“‘家门口有一条溪沟，水很清凉，里面有很多鱼虾，带着簸箕随便一舀，就有一大堆收获。’父亲在饭桌上回忆自己的家乡。他甚至能说出很多细节，听上去应该是真的。”

——这种具象化的细节处理，将个体生命史转化为时代变迁的“场景证据”。

《困在时间里的救赎》在解构中重建叙事伦理，将复杂的医学理论这种“纪实”本质引入文学性元素成为叙述事件，打破报告文学与叙事散文之间的“写作界限”，超越出传统报告文学的写作框架，使其更贴近大众生活，更具可读性和真实感。

故而，李燕燕的《困在时间里的救赎》是一部兼具艺术性和社会价值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个关于疾病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性、亲情与社会关怀的深刻阐述。

渐清晰成自己理想的模样。

后来，无论我行至何处，从事何事，书始终是我最忠实的旅伴。阅读更是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本本典籍化作跨越时空的桥梁，融入骨血，成为了生命姿态。此时方知，母亲当年的话，原是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万千世界的门。

如今再回望来路，读书早已不是简单的习惯，而是融入我骨血的生命印记。那石板老屋下的羞涩童年，课堂上初遇文字的悸动，还有无数个与书相伴的日日夜夜，好似与每年墨香浓郁的四月一同，织就我与阅读的不解之缘。

原来母亲种下的，不仅是读书的种子，更是让灵魂在墨香中永远鲜活、永远生长的密码，让我在岁月长河里，始终以书为舟，渡向更加辽阔的精神彼岸。

清明（组诗）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清·黄景仁《别老母》）

□ 赵历法（重庆）

思

仙游的父母，频频
出入我的梦境

看见他们，无限温馨
醒来，人像皮球泄了气

种

农人播下谷种
育秧、栽秧、薅秧、施肥
百日后收获稻谷的黄金

我在父母心田，长成一株
郁郁葱葱的临风玉树
百年后父母离去时两手空空
我既未能为他们遮雨
也未曾为他们挡风

余生，在两眼泪泉苦涸

悔

1993年，下海去了新疆
父亲病危的电报
转辗战大西北，当飞机
从乌鲁木齐把我找回家
父亲已经火化
我双手捧着盈尺的骨灰盒，捧着
父亲坚守66年的清贫和清白
一步步走向老家后山
为父亲挖好的深坑

左一脚踩着层峦叠嶂的悲伤
右一脚踏着波翻涛涌的悔恨
我多像一个
罪孽深重的被告

守

守在母亲病榻前
几天几夜凄惶的心，忽然于
2008年5月6日12时40分
母亲咽喉那声“咕噜”时
天崩地裂

我没能——
守住母亲油尽灯枯的生命
也没有守住孝道的本分

拽

曾经的光阴，仿佛一根
紧紧拽住我双腿的绳索
我挣扎着向前
眼看要够着福利院的母亲

母亲忽然撒了手

我一个踉跄
跌进深不见底的暗夜

供

对父母生前的孝敬
落在了，年轻时奔波的路上

现在，常年新鲜的供果
是我迟到的供奉么

父母遗像前，我两眼低垂
心负一座愧疚的大山

墨香伴我行

□ 张从辉（重庆）

证，更没有出生证明，当时老师为了验证年龄，还叫我用手边过头顶摸自己另一侧的耳朵。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招收学生的政策必须7岁才能发蒙（读小学一年级），可我那时不过5岁半。

就这样，母亲那句“娃儿，如果不读书，将来会成为睁眼瞎的”，就像一枚沾着墨香的种子，在1971年的秋天，种进了我尚显懵懂的生命里。也因着母亲的坚持，我竟跌跌撞撞跨进了学堂。

当第一本语文课本摊开放在粗木课桌上，油墨的香味混着纸页的质朴气息，瞬间吸引了我。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像一群群灵动的精灵，在课本里跳跃出奇妙的韵律。后来我渐渐懂得，原来文字是可以搭建出自己的另一个世界的。在《司马光砸缸》里看见了沉着冷静和富有爱心，从《英雄王二小》中触摸到聪明机智和勇敢的温度。

小时候，感觉读书的时光总似被什么施了魔法。特别是中学时，每逢周三，我总会往镇里供销社的书店跑。因为周三镇里供销社都会到一批新书。我将每周省下的饭菜钱都偷偷拿来买书，而且每次都用废旧报纸新书仔细包好，像守护珍宝般藏在枕头或者床底下。深夜里，借着煤油灯，或者手电筒的微光，在《平凡的世界》里跟着孙少平尝遍生活的苦与甜，在《简爱》的文字里感悟尊严与爱的重量。墨香氤氲间，感受到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更懂得了那些书中的人物，会在你深陷生活泥潭之时，轻声地呼唤你，用他们的心怀梦想，不卑不亢的故事，激励你抵御苦难，勇往直前。书页翻动间，现实的粗粝被文字温柔打磨，那些原本模糊的人生轮廓，渐

悠然而过天台山

□ 周康平（重庆）

伴着三月清晨的春光，刚步入天台山的国清寺，就看到一群膘肥体壮的黄牛，从前面的亭子朝我这方向走来。在这如此有名的寺院，迎接我的，竟然是一群黄牛，这让沉浸于静谧之境的我，颇感几分意外。

我知道六百年前徐霞客游天台山写有“入国清，与云峰相遇，如故知”之名句，我不知道徐霞客当年游国清寺时，有没有与黄牛相遇的经历。这群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黄牛，是巧合么？清晨，名刹，黄牛，还有一个内心带着某种惆怅的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设置？

这群黄牛身上光鲜的毛发，与寺院黯淡的黄色墙体，形成了一道鲜明的对比。我没因此而感伤。这群精神饱满的黄牛，看上去正值青春年少，而以院墙为陪体的国清寺，修修补补已历经了1400年的风雨沧桑。这些年轻的黄牛，包括自以为不年轻的我，在这走过了千多年时光的国清寺里面，算得了什么。我抿嘴一笑，冲黄牛们挥挥手，侧身目送它们朝寺外的草地山林而去。

行走在国清寺，豁然之间，一道黄墙黑瓦的照壁映入了我眼底。照壁墙上的“隋代古刹”四个黑色大字，雄浑刚劲，饱满有力。我不知道这是哪位书法家的大笔题字，只感到眼前的照壁，如一张徐徐推开的古老大门，将我激情难抑的思绪拉入历史久远的想象空间。我想到了隋炀帝杨广，想到了智者法师。杨广下令修建国清寺，智者法师在此开宗立派，天台山才因此有了这名称扬天下的隋朝古刹。跨越岁月的长河，在这片光影斑驳的天台山峰回路转，不同的人自是有不同的感受。在这暮鼓晨钟的国清寺，有虔诚佛学者的修行，也有隐居者的悠闲；有世外桃源般的时空穿越，也有为了远方的诗情画意……

从山就势的国清寺，依次坐落的大雄宝殿是国清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同于一般的寺庙殿堂，因其带有皇家寺院的规格，游客可一眼看到大雄宝殿的与众不同。宝殿上方的匾额，一般寺院都是横匾，“大雄宝殿”的四个大字是竖着而立的匾，带着不同凡响的大气。

橘黄的阳光之下，承载了古往今来诸多盛名的大雄宝殿，一派祥和。观殿的人，进进出出，香火下摇曳的人影，模糊又清晰。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相信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甚至都没发现我独自站在门角边。此时的我，像是一个被人忽视了的存在，我却感受到了我与前来观殿的这些芸芸众生有了一个共同感应的心灵世界：那里有流水潺潺，有油菜花香，有瓜果蔬菜，有天台山的古松、古柏和古藤，还有悠悠钟声之下岁月的礼佛问道。

夕阳西下的时候，站在殿堂门外的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了一种阅尽千年世事之感，仿佛步入了一种达人知所未知之境。这时，我突然听到哞哞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传来，听上去是那么悠然。这应该是我早上碰到的那群黄牛发出的暮归之声。这声音，渐渐与天台寺的钟声，融合一起，归于一片宁静。我感到了某种领悟贯穿于心，心中暗藏的那片惆怅，如同国清寺上空的袅袅青烟，飘散而去……



诗路
回语

遗忘

□ 红线女（重庆）

我了解她，习惯被包围，被覆盖
被宠。习惯大片大片的阳光
碧绿碧绿的荷叶
紫红紫红的花苞
一开再开

就像我了解你，在辽阔的黑夜里
被黑暗淹没
一个人失眠
一个人抱着空酒瓶
一个人做着两个人的梦
接受可能以外的一切。遥远与想念
在同一枚花骨朵上
折断所有的时光

我们有太多的相似
饥饿是一定的
寒冷更不必说
还有罪，那些属于生活的原罪
一点一点地
绑住我们的呼吸与热望

终究我们无法盛开
紫色的花骨朵打着永远的花苞
在我们心底
湿润，
摇晃
直到完全被世界遗忘

（摄影：周宇）